

You Fuzhong Xiao Rong Jiao
wuxie

有一种笑容叫

无邪

在忙碌之后，拿起书来，感受别人的悲欢离合，旁观置身事外的风花雪月，体会曾经忽视的点点滴滴。

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 {您}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典成功智慧文丛



王哲珠 著
施晗 主编

Yi You Zhong Xiao Rong Jiao
wuxie

有一种笑容叫

无邪

在忙碌之后，拿起书来，感受别人的悲欢离合，旁观置身事外的风花雪月，体会曾经忽视的点点滴滴。

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 {您}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一种笑容叫无邪/王哲珠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9.12

(经典成功智慧文丛/施晗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261 - 7

I. 有… II. 王… III. 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

IV. B821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7274 号

经典成功智慧文丛

主 编 施 晗

责任编辑 哈 森

封面设计 宋双成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360

字 数 3200 千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10000 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261 - 7/G · 3059

定 价 715.20 元(全 24 册)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4972001 4972092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 4971562 4971659

Mu Lu 目錄



上篇 小说说小

笑靥如花	(3)
老人 姑娘 小雀	(6)
关 机	(9)
刘家买车	(12)
母 女	(14)
逃跑的未婚夫	(17)
我为卿狂	(19)
捉了一条大鱼	(22)
偶 遇	(24)
美丽的“阿姨”	(27)
计 划	(29)
女 人	(31)
山 茶	(33)
新套中人	(36)
原来是这样	(39)
那些多愁善感的日子	(41)

日 子	(45)
柳儿的恋爱故事	(47)
分 床	(51)
伊心如何	(55)
那人那影	(59)
记得大姐那故事	(63)
站到你面前	(67)
窗户后面的爱情	(72)
卖 菜	(75)
口 红	(80)
荔 枝	(87)
舞 梦	(94)
过 年	(102)
走出老寨	(108)
亲 人	(116)
画 月 亮	(117)
算 命	(118)
那狗的一生	(125)
没 劲	(132)
老 独	(142)
同事讲的故事	(150)
傻 笛	(162)



下篇 散文不散

别在意,还有一扇窗开着	(177)
读 书	(179)
恩情向左 事业向右	(181)
父亲的教育	(185)
孩子 老师向你们敬礼	(18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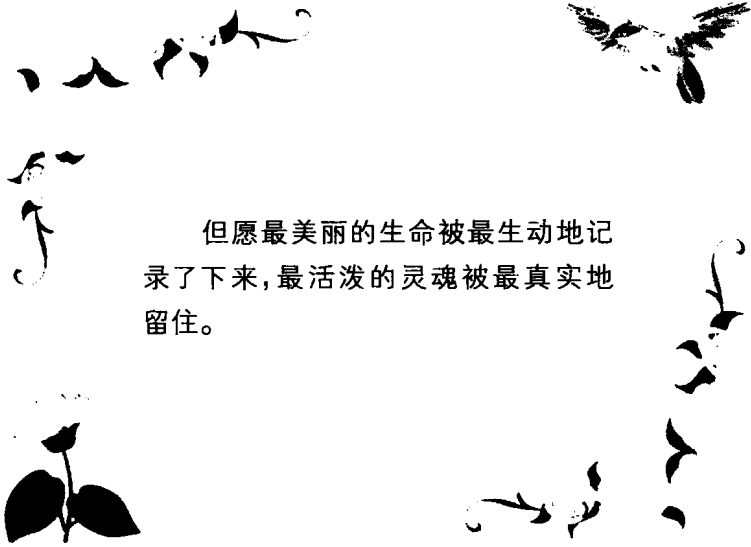
感谢那课前五分钟	(189)
老 寨	(192)
初次打工的日子	(194)
我是老师	(198)
幸福,就是有张可以躺下的床	(203)
错 过	(207)
善良的根	(209)
叶子青翠 包子金黄	(210)
用血,写一生痴	(213)
心灵的那把钥匙	(215)
含 羞 草	(218)
来生,我是一条鱼	(221)
孩子的一天	(222)
五伯的手艺	(228)



上篇

小说说小





但愿最美丽的生命被最生动地记
录了下来,最活泼的灵魂被最真实地
留住。

笑靥如花

她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爱笑的了，上课时，她睁大了眼睛认真地听课，脸上带着欣喜的笑意；下课时，无论与同学谈论着什么，她总灿烂地笑着；到我面前问什么问题时，她带着点羞涩与调皮的笑跟我说；向她交代什么事时，她边连连点头，边把眼睛笑成一道缝……仿佛这世界在她眼中就是欢乐组成的，没有什么让她不高兴的。这让她很引人注目，不久我就牢牢记住了这个有着圆圆脸蛋的女孩——小珏。

渐渐的，我发现小珏不仅学习成绩好，组织能力、管理能力也很不错，班里的事情管得井井有条。作为科代表，作业收得一丝不乱。每次矮矮的她抱着一叠作业本，笑着跑进我的房间，总是清脆地报告着：“老师，这次作业全交齐了，王伟书写不够认真，我让他重写，已经写好了。”或者说：“小兰今天生病了，没到学校，我放学后去看她，顺便把作业本捎去，看她能不能写。”这个时候，我总有些感慨，怀疑她不是才三年级的小学生，倒比我这个马大哈老师想得还要周到。

这样一来，我更倚重她了，班里很多小事交给她去办我放心。带读时，她能把英语单词和重点句子全背下来。这样，她便可以不必拿书，边带读着，边在座位之间的走道一圈圈地绕着，看看哪一个同学分神了，哪一个同学遇到难题了。放学时，她会耐心地听这些同学把早上读的内容重新读，有困难及时解决。如果这些是令我满意非常的，另一些事则是令我大吃一惊的。

那天，我考了张练习卷。下课一响，小珏便跑到我面前，依然是那样清清爽爽地笑着，说：“老师，这张是练习卷，让我们来查好了。让班里几个成绩好的同学来查，题不难，我们几个人一起查很快的。”

我很感激她想得周到，但还有点不放心：“可放学后再查，你们可就得晚点回家了。再说，查试卷可不比查作业，不只要看书写工整，还得特别小心，查错了，同学们是有意见的。”

“没事的。”小珏胸有成竹地笑开了，“我们家不远，作业晚上一定能做完。查试卷我们一定细心，看看别的同学错哪儿了，我们以后会更注意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挑几个负责任的同学，安排一下。放学我把试卷给你们。”我干脆把事情全交给她。

“老师，您看这样安排行不行。”一放学，小珏就跳到我面前，交给我一张纸条，笑嘻嘻地看着我。

安排什么？我疑惑地接过纸条，看了一遍后就说不出话来了。原来，小珏把让谁查试卷，安排谁负责哪一道题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并且安排的理由是，谁细心查较复杂的题，谁粗心查容易看清楚题，谁句子好查句型，查好了，各人负责检查自己负责的题目。我望望仍仰着头，微笑着等我回话的小珏，只有连连点头的份。我真不清楚，她那小脑瓜究竟为什么那样聪明。

不到一个小时，小珏把试卷整整齐齐分成四组，向我交差来了。连平均分，前五名，及格人数，进步同学的名单都帮我整理出来了。这鬼灵精，知道每次考试我都奖励前五名和进步的同学，也要了解平均分和及格率。及格率她还不会算，就先算了及格人数。

第二天，试卷发下去，从同学们的反应证明，小珏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。

回到办公室里，我禁不住夸耀自己班里有小珏这样一个如此可爱聪明的学生，我发现了一个如此得力的助手。谁知同事们一听，好几个人都说我这个新来的大惊小怪，现在才知道小珏，她可是全校闻名的了。原来，小珏上一、二年级时，办事能力就让人大为赞赏了。很多老师为此而感叹。然而，更让人感慨的还有她的身世。

“身世？”我迷惑了，像小珏这样一个活泼的孩子，除了幸福的家庭还有什么呢？

“不，小珏的身世是悲惨的。她四岁那样，父亲不知是发生了车祸还是什么原因去世了。母亲丢下小珏和两岁的妹妹改嫁远方，剩下她姐妹俩和年老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两年前，爷爷又去世了，现在就靠奶奶养猪和小姑的一点接济生活。”

我目瞪口呆，无法把这样的身世和那活蹦乱跳、整日畅笑的小珏等同起来。可同事们说，那是三年前，小珏的奶奶因暂时交不起学费，到学校说明情况流着泪说的，让学位宽延一段时间。

当小珏再一次来到我面前时，我总无法像以前那样欢笑对着她。看着她那无邪的笑容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总想说些什么话来安慰她，但又不知该说些什

么。是啊,对于这样一个总把眼睛笑成两弯月牙的女孩,她需要我什么安慰呢?一直以来,都是她在帮助别人,帮助同学,帮助老师,总那么快乐地欢笑着,也许是因为她并不觉得自己孤弱,而是能帮助别人吧。

想到这,我豁然开朗,没错,小珏是不需要软弱无力的安慰的,因为她那阳光般的笑容,那精明果断的办事能力,那善于助人的美好的心灵,都在告诉所有的人,她不是一个弱者。

不知为什么,从那以后,不论我遇到什么稍稍碍手的事,脑海里总浮现出小珏那如花的笑靥。



老人 姑娘 小雀

她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唯一的住校者。第一天,当学校的铁门铛的一声关上,寂寞和无助便一点点侵入骨髓,对着满桌的作业和教案,糊糊涂涂抹了一阵泪后,才发现学校竟还有另一间房亮着灯,顿时多了一份心安理得。这才记起老门房也住校。那一夜,她总是跑出来看那亮在学校另一角的灯,幸运的是,一直到她进入梦乡,灯还亮着。

门房是个退休老教师,很少说话,总是不声不响地侍弄花草,好像那是他创作的艺术品。也许是因为他的与众不同,她来到的时间不久,却已听说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。

他年轻时也曾因才华出众,在这个镇里风云一时,并有了一个美满的小家。在一次由他带领的学生郊游中,他们碰到了意外,有三个学生受了伤。虽然他们拼着命救回了所有的学生,虽然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(他的一条腿永远瘸了),但人们还是无法忍受一个使学生受了伤的老师,从此他便拐着腿培养起不必负责任的花草。带病的妻子含怨负气,竟早早离开这个她永远弄不懂的世界,留下一个女儿和他相依为命。多年以后,他又固执地把女儿送上讲台。也许命运选中了他来考验,一个晨光灿烂的早上,他晨跑的女儿倒在车轮下,紧闭的眼角还带着稚气。从此,他很识相地搬出那个“家”。

可能因为他的沉默,或者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,他几乎不跟人交往。但因为每天晚上的灯光——她已习惯伴着灯光工作,看着灯光入睡——她常忍不住留意他,他白发如银,穿行在绿树红花之间,有种奇异的美。奇怪的是他的眼睛竟是烁烁生辉,好像他想说的话,他性格里所有活泼的东西都积聚到眼睛里了。他唯一引起别人注意的是,每天清晨和黄昏,总是背着一架挺高级的相机,对着学校里几棵高大的树,对着天空,不停地摆弄着,并显得兴致勃勃。

他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子,别人早已习惯,好像成了一个固定的摆设,日子久

了,人们能准确无误地绕过去而绝对没有看见。她却特别好奇,很想知道他在忙些什么。她甚至有些羡慕他,他做得那么投入,似乎充满了乐趣。她周围太多的人早已把工作当作一种负担,日子在唉声叹气中混过去。他所体会到的应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吧。

只是不知如何开口和他搭上腔,他会不会是个固执而孤僻的老头?其实她心里很感激他。有一次,水池没水,洗澡的时候,她只好咬着牙一桶一桶地提,他在远远的地方默默看着。从此,水池的水总是满满的,那是他每天下午蓄的。他会隔三差五地剪些花让学生送来。

这天放学后,学校空荡荡的,灰灰的天空有些凄凉,她抱了膝头独自发呆。他竟来了,带着慈祥的微笑,亲切地招呼着:“姑娘,别闷在屋角,出来。”她疑惑地跟出去。

“你看。”他指着高高的树梢,“仔细地看。”

她抬头看了好久,树梢除了稀稀疏疏的半干枯的树叶,什么也没有。她的眼光带着疑问,对自己竟看不到什么感到不好意思。

她有些茫然地看着老人,轻轻摇了摇头。

他睁大眼睛,眼睛里蓄满笑意,好像在笑一个调皮的孩子:“你用心看,耳朵认真地听听。”

她终于看到了,原来枯干的树枝上正活泼地跳跃着几只小雀儿,还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,仿佛不知阴雨将要来临。它们唱着欢快的歌儿,显得那么快乐,那灰沉的天空仿佛也被它们唱亮了,令她想起明亮的阳光,心里那些愁绪正一丝一丝被抽去。

“那些小鸟真可爱。”她转过头高兴地对他说,“您看,特别是那只最小的,它唱得最欢,跳得最美。”只这一会儿,他和她的距离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,成了很熟悉的老朋友。

老人满意地点点头,跟她娓娓谈起这些小雀,哪一只爱玩,总是很晚才回来;哪一只最懒,只顾睡大觉;哪两只最亲密,总是蹲在一起……他甚至帮每一只鸟儿都起了名字,并且能一一认出它们来,仿佛它们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最亲密的人。

她想起他总是摆弄相机的事来:“您平时是在为它们照相?”

他笑着点点头:“跟我来。”当她翻开那本厚厚的相册时,她张着嘴,呆住了。相册里全是树上那些小雀,静蹲着的,仰天而叫的,振翅欲飞的,迎风展翅的,梳理毛发的……背景从木棉叶子葱葱郁郁到木棉花独烧枝头;从红花飘落到叶子

干枯；从蓝天白云到苍穹灰沉。她几乎不敢相信，这些可爱的小生灵就在她呆了这么久，她又认为如此无聊的学校里，是这沉默的老人发现并拍出来的。看得她深为自豪。她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对如此平凡的小动物这样感兴趣，对一件小事如此投入，她被感动并被深深感染了。

以后的日子，她轻松了很多，晚上她多了一个朋友，并多做了一件有趣的事，跟老人一起看那些每天又跳又唱的小鸟，捕捉镜头，照下一个个快乐的姿态。每当他们得到一张好照片，都欣喜不已，这件事成了他们每天共同的期待，每天都在等待美好中度过。她突然觉得工作不再烦闷，她忙得很充实。

当一本相册变为两本的时候，她已成了他的第二个“女儿”。

有一天，她突然在校园里找不到他。别人根本没发现，她却心神不宁地挨过几节课，到校长室询问。校长只说他请病假，什么病谁也不知。当她赶到医院时，他正静静欣赏那两本相册。一看见她，忙招呼她一起看，说是怕机会不多了。她猛地一震，勉强笑着坐下来。（他得的病很常见，却足以夺人性命）

见她眼眶红红的，他反笑了：“妻子女儿等我太久了，我总算活得不错，这相片以后就由你拍下去了。”

不久，他走了，留下两本相册。几年以后，一个主题为《身边的美丽》的摄影展览震撼了人们，那些作品全是无名的小雀，而作者是一位无名的姑娘和一位无名的老人。

人们看到了如此美丽的生命被如此生动地记录了下来，如此活泼的灵魂被如此真实地留住。



逶迤如蛇的小路铺满赤色的砂粒，一脚一脚地踩着，沙子就充满节奏感地吵闹起来，和着微风拂过稻田的呢喃声，听着格外贴心。左边，一面接一面如镜的池塘，都被夕阳晕染得红亮红亮的，每个池塘都盛着一个欲坠不坠的夕阳。池塘那边挂着几柱斜斜的懒懒的炊烟。他半眯着眼睛，看得有些愣神，嘴角下意识地慢慢地向上弯起，放慢了习惯性的匆匆忙忙的脚步。

他在长满青草的池塘边坐下来，脱下锃亮的皮鞋和厚厚的袜子，脚心一触到柔嫩的草叶，就痒酥酥的，舒服得浑身不住颤抖，心里有什么东西也柔软起来。是一种久违的感觉，像忘却在地窖里的陈酿，突然间开启，散发出浓郁醉人的芳香。他想起小时候总这么坐在池塘边钓鱼、等蜻蜓。

“铃……叮铃……”一个尖锐的声音生硬地插进来，显得很突兀。周围如画的世界被惊动了。他茫然四顾了一会儿，才回过神，颓丧地掏出西装袋里的手机，盯着它一声紧似一声地响着，闪光灯一明一灭地催促，刚才一刹那的宁静烟消云散。紧张的上班，难推的应酬，喧闹的大道一下子又全涌进脑里，塞得他有些晕沉。手机响得有些不耐烦了，才哑了声。他愤愤地把它重装入袋子，暗自庆幸着未接电话。突然，平日理智现实的他，有种冲动：关了机，一个人在老家待上几天。他为自己有这种冲动而激动不已。

把手机关掉装进旅行袋，好像麻烦也暂时打了包，搁置起来，生活顿时变得简单至极，他发现平日里紧绷如弦的神经，其实自己也可以操纵的。

“你好！……什么？阿磊没接手机，大概是在路上。您有急事吗？”

“不急，就想谈谈上次提过的业务，我会再打他的手机。”

放下电话，曼琳有些疑惑起来，这时阿磊还未到老家？手机响也听不到？她洗好最后一个碗，又随手拿起拖把。阿磊这次出门就显得奇怪，好容易放了几天假，不应酬也不进网站，倒嚷着要回老家看什么朋友。他平日忙得慌，很少

提到老家,更别说这次要看的这个朋友了。可出门时又显得有什么重要事情似的。

“您好,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,请稍候再拨。”曼琳望着墙上的挂钟发呆,晚上8点了。也许电池正在充电,阿磊一向手机随身的。

“嫂子,阿磊回家了吗?怎么关机了?”

“还没呢,是啊,也不知怎的。我找找看,回头告诉您。那业务急吗?……挺急的,好,好,再见。”

“您好,您拨打的电话……”啪!9点了,曼琳愤愤的:“关机!搞什么?太过分了!”随即又担心起来,现在外面很乱,三天两头听到某某在闹市被劫,某某在光天化日下被抢,这已不是希奇事,万一!不会的,阿磊是回老家,那儿是农村,相对安静些。可农村尽是小路,又偏僻……曼琳焦躁不安地下床倒了杯水,却端了半天没喝。放下杯子,躺了一会儿又起来倒了杯水……

“铃——”曼琳的耳朵支棱起来,扑向电话,已经9点半了。

“喂,杨磊吗?”是个威严的声音。

“您好,阿磊不在,您是?”曼琳抑制着内心的失望。

“我是公司的经理,杨磊今天怎么搞的,一直关机?”

“啊,有劳了,这两天不是放假吗?阿磊回老家了,眼下我也不知道。”曼琳的语调有些变了,心狂跳起来。

“加班!明天一早就得回公司,你尽量转告杨磊,让他准时,别误了事。”哪——那边的电话很干脆地挂断了。

满天繁星,闪闪烁烁,无垠的夜空似缀满了珍珠钻石的黑丝绒毯子。杨磊把身子放平在竹躺椅上,有些惊异地凝视着,暗暗惊叹着。这些他小时候曾经数过、梦过的星点,显得陌生而可爱。有十多年没见过这样真正的星斗满天了,耳边是一声接一声的蛙叫和高高低低的虫鸣,天地一片安宁、祥和。突然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,平日在人群中所感到的莫名的寂寞竟消失了。一会儿,他合上眼皮,进入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,年轻时一些天真而热情的理想就涌上心头……

“喂,二叔吗?我是曼琳,阿磊今天回去了吗?”

“阿磊回老家来了?没见着啊,怎么啦?”

“没事,没事,他看朋友了。”

“那明天他一定会过来的,到时我让他打电话。”

……

他去哪了？曼琳跌坐在沙发上，回老家，二叔怎么可能不知道，难道他骗我！念头转到这里就卡住了，再转不过去，胸中顿时燃起一把无名火焰，猜测着阿磊会做出的种种不轨行为，又痛苦又失望。

铃——曼琳抓起电话：“阿磊吗？”那边的人吓了一跳。

“阿琳，我是妈，阿磊还没回来？真急人！”婆婆的声音有些惶恐，公公又在电话边焦急地嘀咕着，像两只爪子在曼琳心尖乱挠。“阿琳，我们已经找过所有的亲戚，你们两口子吵架了吗？……没有就好，我们再找找，别急，别吓着了孩子。”

铃——“杨磊在家吗？怎么关机了？找他谈点事。”

“杨磊不在家？那怎么关机。没事，找他聊聊……”

啪！曼琳狠狠扣了电话，收拾起衣服，明天一早回老家，或到什么地方找杨磊。

“杨磊！”躺在竹椅上悠闲看书的男子吓了一跳，猛地翻身站起来，还有些发愣。他刚刚还沉浸在鸟儿醒梦，推窗见翠竹的诗意与畅快中。见是妻儿，有些诧异：“你俩怎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你在这老屋干嘛？为什么关机？为什么不说一声？”曼琳眼里充着血，像一头发怒的狮子。

“难得假日，我在这儿休息休息，静静想些事情，手机太吵人。”

“没别的事啦？”

“没别的事。”

妻子突然定定地盯着他，像看着一个从未见过的不明物体——这一刻，她感到丈夫是那样陌生，她想，他会不会受了什么刺激——眼里充满疑惑和担忧。

他最亲爱的儿子躲在妈妈身后，睁着无神的大眼睛直视着他——儿子昨晚吓得躲在被窝里不敢睡。

杨磊无可奈何地耸耸肩，一时竟不知如何解释。